



阳光明媚,决定试键盘。试键如飞,果然是台好电脑,应该是个好兆头。

本来,这会儿差不多是在北海道看雪的。稻友们(一起在试验田种稻子的朋友们)早就说了,2020年要去好多地方走走看看,行程都做好了,结果疫情阻碍,没有去成。远的地方没有去成,近的地方还是去了几处。临安的山中,西湖的岸边,每次见了,大家都很开心。稻友两年前组团到日本参访大地师,采访策展人北川富朗,探寻艺术之于乡村振兴、生活美学的意义与途径。两年后,我们的一本书《观看:大地上的艺术》散发着墨香,摊开在读者面前,大家因此在杭州重聚,集体观看电影《掬水月在手》,又为新书一签,携手相叙,情深意切。我想,新的一年,风清气朗之时,还是要结伴出去走一走。譬如,去我们采访过的民宿住几天,与有故事的主人聊天;去景德镇做陶瓷,感受手工艺的温度;到海南去看水稻田,探访亚热带植物和香料的秘密,等等。这样的行走,每一次都可以拓展认知的边界,也可以留下欢乐,以及思维碰撞的火花。比看风景更重要的,是跟谁一

无限风光在心中

周华诚

起去看风景,我们稻友同行的快乐,正在于此。

除了出门,还要静得下来,清晨下田干活,傍晚喝酒看花。元旦这一天,照例煎水煮茶读书。读的是帕慕克的《别样的色彩》,我很喜欢帕慕克,这样一个书名,我想也是适合在新年的第一天读的,似乎这样也能为一年的缤纷色彩建立一个良好的开端。这本书里有一篇,是帕慕克讲他如何阅读《一千零一夜》的。在三十七岁之前,他每次阅读这本书,都会觉察到自己内心的反感。直到有一天,他开始接受了它,因为“最能投我所好的,却依然是穷街僻巷的趣味,是那些我曾经深恶痛绝的、龌龊的细节。也许,随着岁月既长,漫长的生活经验会使我逐渐认识到,背叛和邪恶本来就是生活的组成部分”。而这个时候,他已经三十四五岁了。读到这里,我觉得帕慕克是一个有趣的人,恐怕在他看来,生活本身足够丰富,正是它吸引人的

地方;它由无数的碎片组成,既有坏的部分,也有好的部分,我们沉浸其中,热爱它,创造它,延展它,缠斗它,既不知胜算几何,更不知何时休止。但正因如此,我们才不管不顾,投身其中。每一天努力创造出来的好的部分,都让我们激动万分。

水在茶壶中咕噜噜地响起来,我去泡一杯凤翎绿茶。这是湖北鄖阳的朋友给我寄的,鄖阳是传说中凤凰的故乡。凤栖鄖阳,汉水滋润,凤翎绿茶一颗颗聚致细小,亭亭玉立于水中,仿佛关公大刀的微缩版,执大刀的关公也不知何处去,只留一柄柄刀威风凛凛地立在那里,气势不减。鄖阳我还没有去过,只听说那里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,叫“凤凰灯舞”,每年元宵节会在闹市街头演出,人山人海,甚是兴盛。春节和元宵,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,除夕大家在家团聚,到了十五元宵就纷纷走上街头,热闹和狂欢。在我老家浙江常山,每年元宵都有龙灯盛会,板凳龙,花灯龙,彩金龙,二三十条龙灯会于县城,喧天锣鼓与鞭炮声中,龙灯舞遍每一条大街。这情景,竟是几年未见了。

不知道是应该为那些百年老店感到高兴还是为自己感到悲哀,以前去绿杨邨买菜包子,去光明邨买酱鸭蹄膀,并没有多少人排队。现在绿杨邨的菜包子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。有一次,看着排队的人并不多,以为自己捡了一个漏,结果生排了一个小时,前面有人把一整笼给包了。原来只想买两个的,为了付出的时间成本,买了8个。老店成了网红,还是应该高兴,只可惜,绿杨邨的枣泥包不知何故没有了,那是我女儿的最爱。

从申城到北京,几乎是出于本能,看到有人排队,还是会兴奋地跑去凑热闹,打探一番。这种本能是儿时修炼出来的。读小学的时候,半日制教育,空闲得很,看见有人排队,那一定是放出了一批紧俏商品。连忙先排在队尾,然后打听在卖啥。有时是鸡蛋,有时是麦乳精,等等。没带钱,也没关系,看看队伍中有没有熟面孔,问阿姨、奶奶借一点,回去就还。排队,可说是童子功。

那天,从天坛公园出来,正等着打滴滴,突然看到一家小店前有人在排队,便忍不住冲过去看他们在买什么好东西。原来是一家卖馒头的店,北方人爱把馒头当主食。正打算离开时,看到了不起眼的店招牌,这不是出了名的宫门口馒头吗?人称京城第一号“碳水炸弹”。好在排队的人不多,但因为网约车马上就到了,匆匆不及做研究,买了几个最著名的核桃红豆卷和麻酱糖花卷。回家发现,这每一个馒头都实在太大了,我得切成几块、分好几顿吃。味道不错,核桃、红豆、栗子让那只富有韧性的红豆卷多了层次感。只是不知道,北京人每次可否能吃完一

个。等吃完这批,我打算再去买一次,多买几个品种。谁知又有新发现,旁边一家店似乎排队更长。先排上去再说,然后细看店招牌,洪记白水羊头,听上去有些吓人,可里面有我爱吃的牛肚和牛腱子。之前在牛街的老字号聚宝源买过,也排队,但还挺快。这回不知怎么的,一个人就得花很长时间。我忍不住和后面的人打了招呼去柜台前调研。原来里面有个案板师傅,把每份熟食都变成了刀功作品。无论牛肚还是牛腱,他都切得薄如蝉翼,那份认真,那份耐心,让人无从抱怨。而聚宝源都是整块卖的,回去自己切。提出师傅的刀功作品,我又去买了一大堆宫门口馒头,背在双肩包里,很有成就感。洪记的熟食与牛街各有千秋,似更忠于原味。而在一堆宫门口馒头中,我更喜欢新买的枣馒头。

菜包子和糖油饼

慧菁

糖油饼,是北京的名小吃。最出名的就是黑窑厂街糖油饼。听着有点恐怖,但就是那么网红,去晚了买不到,去早了要排队。直到有一天,先生说他周六要去核酸检测,我暗喜。请他做完检测顺带帮我到黑窑厂街买向往已久的糖油饼。早上九点多,他带了一擦油饼回家,说是排了那么久的队,买少不合算。看他拍的照片,这个任务可谓是很艰巨。油饼自是好吃的,比油条厚实,还带甜味,但这么多又岂是我俩能消化的,后来带来一大半回上海与亲友分享。无论北京或上海,能把百年老店开成网红店,能把传统小吃做成网红食品,都是值得捧场的。



笔墨

秋生

中国经典文章是有颜色的,墨分五色,曰焦、浓、色、淡、清。以先秦文章为例,《老子》是焦墨,间或浓淡之墨;《庄子》是清墨,间或用焦重之墨;孔孟的是浓墨,偶尔有清淡处,如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;《韩非子》与《墨子》是重墨,焦墨与浓墨也夹杂其中;《诗经》是淡墨,并非一淡到底,沉痛之陈,笔力下得深下得重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焦浓重淡清,五墨共舞。太史公虽写得辛苦,但笔墨中自有游戏笔法,左右逢源,跌宕起伏,一路写来是自得其乐,也是立言之喜悦。故津津有味,自有一种风流。

枸杞岛在嵊泗,不像桃花岛“名不副实”,确实产枸杞,野生的,但如今已少见。现在枸杞岛最多的是贻贝,俗称淡菜。枸杞岛是华东地区最大的贻贝养殖和加工基地,有“海上牧场”之称。

紫衣贻贝一年养一茬,一亩海域能养二百串,每串纯收入十元左右。一般养殖户养殖二十多亩,收入四五万元。至于贻贝的营养,一句话概括:它是海水产里的鸡蛋。

哪怕现在枸杞岛上还产野生枸杞,估计也没人会去采摘了,收入不如养殖紫衣贻贝。

消失了总有消失的理由,不一定只有遗憾。

枸杞岛周围的海,不同别处大海的蓝,是一种深邃的蓝。若是坐在枸杞岛海边发呆,你仿佛会被海水吸入一片深邃的世界。

舟山的蓝海区,主要为马鞍列岛区域,包括嵊山岛、枸杞岛、壁下岛、花鸟岛等。如果没有大风影响,海水能常年保持蓝色,其中以七八月份海水质量最好,和马尔代夫的海水颜色差不多,蓝得晶莹剔透。

枸杞岛有三怪:第一怪,汽车和船路上碰。路边甚至山冈上,都

搁着大大小小的渔船,尽管车子是甲壳虫似的小车,但路上开过一不小心依然要与船头相撞。

第二怪,跳舞要带两双鞋。为何?岛上渔村,路崎岖不平,泥泞沾鞋,能穿一双沾土的鞋在舞厅跳舞吗?不行,得另带一双高跟鞋!

第三怪,卡拉OK厅里剃毛娘!毛娘,紫衣贻贝也。岛上家家户户都养殖贻贝,连到卡拉OK厅里唱歌都要剃毛娘了。

枸杞岛

来其

枸杞海蛭,人称海上虫草,在舟山,只有枸杞岛、嵊山岛、壁下岛才产海

蛭,以枸杞海蛭品质最优。

海蛭是一种小型鱼。它晶亮如银,半寸身躯,一双黑眼,生命虽转瞬即逝,却灿如夏花。

捕海蛭的网需要特制,像纱布一样。捕海蛭的渔民大多是捕鱼高手,因为海蛭生性灵敏,如不熟悉它的习性,就掌握不了它的行动规律。海蛭是在家门口捕的,即使到再外面一点,也不会离开岛上目力所及范围。十来条小机船,两条一起拖着一顶海蛭网,在清澈见底的海面悠悠地行进着,海蛭就捕上来了。

晒干后的海蛭十分鲜美,而且是越微小的海蛭越鲜美。“眯眼”海蛭最珍贵,是海蛭中的极品。“眯眼”就是海蛭被捕获时还没有睁开眼的意思。

枸杞岛上,出过国家女排队员,叫罗瑜。

2001年,十三岁的罗瑜长到了一米八二高,并且还在“天天向上”。这事儿搁谁家,谁家犯慌,她家人开始为她长大后的出嫁问题犯愁。一个在岛上采访的记者发现了罗瑜,然后经他报道,事情就发生了彻底改变。

枸杞岛有一块高约九米、宽约七点八米、厚约二米的巨石,上面镌有“山海奇观”四个遒劲大字,系明朝抗倭名将、都督侯继高来此督汛时所留。这道摩崖石刻是枸杞岛的标志。

枸杞岛的第一家民宿

阡陌客栈,民宿主人与房东签下十五年合约,起始租金不到两万元一年,便宜呀。

两年后,江苏无锡人苏苏,在枸杞岛找到了她准备开办的“三不客栈”的地方。苏苏与六十多岁房东老太,从租期五年、八年、十年,磨到十三年,平均年租金仍要十万元左右。

在阡陌客栈开张后的这两年,枸杞岛房租价格像火箭一般往上升,原因是小火箭游转了,枸杞岛,还有嵊山岛、花鸟岛,是离江浙沪最近的蓝色海岛。

哲学家黑格尔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,1831年却不幸死于当时的流行病霍乱,享年61岁,他比马克思多活了四年。

1831年,霍乱在英国的桑德兰港口首次突袭登陆。此后,到1854年,英国前后流行了四次大霍乱。瘟疫的突临与和高病死率,使昔日的“日不落帝国”英国如临黑夜。在黑格尔61岁生日那天,也因霍乱的流行,前来道贺的友人寥寥无几。黑格尔的学生,一位不太知名的诗人,海因利希奥古斯特·斯提哥利茨却在黑格尔生日那天给他的老师写了一首题为《呈黑格尔》祝寿诗:“在诸神下界的午夜来临,请接受我的祝福吧,精神王国的君主,我不断地从内心,欢愉地对您赞颂,愿师尊万福。”这个生辰及以前,黑格尔的威名赫赫达到了顶峰,也正是这一年,黑格尔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

1831年,流行性霍乱虽已不再猖獗,但还是造成了柏林市民大量的死亡。黑格尔在这一年的夏天,像许多人一样为了逃避危险,暂时躲避到了乡下。但到了柏林大学秋季学期开学时,黑格尔重新回到了校园内,照常给学生讲课。当时他的身体状况看上去不错,在课堂上,他一如既往地凭借着机智而幽默的谈吐,吸引着每位柏林大学听课的青年学生。然而,过了一周,黑格尔突感身体不适,谢绝了当日原本要会面的朋友。后因病情加重,请了医生前来看病。医生起初还很乐观,认为不是霍乱。然而,当晚病情急转直下,医生们赶来会诊,确诊了黑格尔的确患上了可怕的霍乱,并开药治疗。可是,疫病无情,在第三天晚上,黑格尔便悄然离世,没有痛苦,似乎是在睡眠中离开的。而叔本华得以逃生,一直到1860年逝世,多活了29年。

11月16日那天一早,柏林街头行人寥寥。黑格尔的尸体被放置在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灵车后面,由他的遗孀与两个合法的儿子牵引着,后面跟着浩浩荡荡的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送葬队伍。在那个霍乱流行、尽量避免外出的年代,参加黑格尔葬礼的人每一份格外的勇气。

黑格尔与霍乱

吴兴人



争当第一

周思琴 摄

我生来特别喜欢喝粥,比如每天早餐,首选便是粥,外加酱菜,属于典型的“老土”吃法,那些面包牛奶之类的物事是从来不吃。每次去“泰煌鸡”或“振鼎鸡”,也一定会喝上两到三碗粥,有朋友打趣说,你去那里,到底是吃鸡还是喝粥啊?答曰:鸡可以不吃,粥不能不喝。有段时间,我最喜欢去的所在便是“粥天粥地”,在那里喝得昏天黑地,真够惬意的。

后来年纪大了,听说喝粥太多容易引发糖尿病,于是有所收敛。但一年一度的腊八粥还是不肯错过的。

每年的腊八粥,我都是去寺庙里喝的,因为腊八本是佛教的重要节日,是释迦牟尼成佛的日子。成佛之日为什么要喝粥呢?这里面有个故事,话说释迦牟尼离家求道,开始用的是苦修之法,结果六年下来一无所得,反而弄得自己骨瘦如柴,疲惫不堪。这时有位牧女向

他献了一碗“乳糜”,使他振作起来,走到一棵菩提树下入定沉思,经过七天七夜终于悟道成佛。所以,在释迦成佛的过程中,这碗“乳糜”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按一般解释,“乳糜”就是粥。于是,腊八喝粥便成了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。陆游诗有云:“今朝佛粥更相馈,反觉江村节物新。”这里的所谓“佛粥”,指的就是腊八粥。

从上世纪九零年开始,我一直在为家人开讲国学,借此因缘也喝了好几座寺庙的腊八粥。每年的那一天,我便一大早饿着肚子,直奔某寺庙,到那里照例是一甜三咸四大碗,喝得十分过瘾。久而久之,也就喝出些许经验来了,就粥而言,大庙不如小庙。理由很简单,大庙信众游人太多,出粥必快有时还供不应求,难免煮得稀而不稠,影响口味。而小庙人少,有条件细煮慢炖,熬出来的

粥,便是没得说了。细心的朋友或许会问,你喝腊八粥为什么总是“一甜三咸”呢?其实这不是什么规矩而是我个人的偏好,因为甜粥就是八宝粥,超市里多的是。而咸粥却是难得而且难煮,于是便乘机多喝一点。

腊八粥究竟用哪些食材做成,那是很随意的,这里提供两个“古配方”,一是《武林旧事》所说:“用胡桃、栗子、乳

蕈、柿、栗之类作粥,谓之腊八粥。”二是《燕京岁时记》所说:“用黄米、白米、江米、小米、菱角米、栗子、红豇豆、去皮枣泥等,合水煮熟,外用染红桃仁、杏仁、瓜子、花生、榛穰、松子及白糖、红糖、琐琐葡萄,以作点染。”诚如《燕都游览志》所概括的:“以米果杂成,多者为胜”。可见重点便是一个“杂”字,内中也含有“八方供养”之意。腊八粥又叫做

有故事的“腊八粥”

胡中行

七夕会

七宝五味粥,到底是哪七哪五,应该就是只言其多其杂,不必深究的了。

按古代的传统,腊八粥应该是只送不卖的,这也是沿袭了“牧女献乳糜”的规则。据宋代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,每逢农历腊月初八日,东京开封各大寺院都要送“七宝五味粥”给徒众,而且还是向百姓开放的。李福的《腊八粥》一诗中便有这样的句子:“今晨或馈送,嚼之不能食。吾家住城南,饥民两寺集”。这里的两寺,是指当时开封的瑞光和开元两座寺庙。

现在的腊八粥,已经走出了寺庙,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习俗,应该具备“非遗”的资格了。与古代不同的是,如今的腊八粥不管寺庙还是商家,都是卖而不送了。我觉得,时代不同了,供应腊八粥,收回点成本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如果用腊八粥来赚钱,那就有点离谱了。